

先秦葛麻服饰及其等级考

廖江波<sup>1,2</sup>, 陈东生<sup>\*1,3</sup>

(1. 江西服装学院 中华服饰文化研究中心, 江西 南昌 330201; 2. 东华大学 纺织学院, 上海 201600; 3. 闽江学院 服装与艺术工程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

**摘 要:**通过对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的考证,发现先秦葛麻纺织业经历过蓬勃的发展,葛麻服饰形式多样。精细葛麻布是贵族的专属,而粗糙葛麻布则是平民的日常服饰,又称“布衣”,后借喻平民。在纺织技术发展的前提下,服饰质料逐渐形成贵贱差异;而又在宗法礼制的强化下,服饰质料映射服用者的身份地位,两者共同促成了布衣作为本体粗糙服饰与喻体平民身份的二元统一。

**关键词:** 先秦;葛麻服饰;布衣;平民;礼制

**中图分类号:**J 5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928(2017)06-0536-06

Ko-Hemp Dress and Its Grade in Pin-Qin Dynasty

LIAO Jiangbo<sup>1,2</sup>, CHEN Dongsheng<sup>\*1,3</sup>

(1. Chinese clothing culture research centre, Jiangxi Institute of Clothing Technology, Nanchang 330201, China; 2. College of Textiles,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600, China; 3. Clothing and Design Faculty, Minjiang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Ko-hemp textiles had been booming in the pre-Qin and there were many forms of Ko-hemp dresses. Fine Ko-hemp dress was aristocratic exclusive and rough Ko-hemp dress was the daily dress of common people which is also known as the "Buyi" and indicated the metaphor of civilia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xtile technology, there was morganatic differences gradually enhanced by the patriarchal etiquette, dress material corresponded to the status of wearers, both of which contributed to Buyi as binary unification rough clothing and civilians status.

**Key words:** pin-Qin, Ko-hemp clothing, Buyi, civilian, etiquette

先秦服饰是中国服饰文化的发端,期间包含了纺织文明的萌芽到周代服饰礼制的形成。先民从利用树叶、羽毛、兽皮等天然易得之物蔽体御寒,到选择葛麻等植物韧皮“手经指挂”编网结罗,预示着纺织文明的开始。先秦时期,布为葛麻织物的总称,葛麻纤维织成的粗糙服饰为布衣,其相对于蚕丝织成的帛,动物皮毛制成的裘,价格低廉,是平民的主要服饰。从纺织文明的起始到服饰制度的形成,布衣的含义开始超越作为本体语言能指的服

饰,变成所指为平民的代名词。文中分析先秦葛麻服饰旨在展示葛麻纺织生产与其服饰特色,说明先秦时期服饰礼制形成的物质基础,揭示纺织技术进步与服饰文化演变的关系,追溯布衣二元文化的根源。

1 葛麻生产与纺织考

黄河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葛麻作为黄河流域常见的草本植物,能够在滩头荒地种植,也能

收稿日期:2017-09-15; 修订日期:2017-11-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15YJCZH085); 江西省文化艺术科学规划项目(YG2016352B); 江西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GJJ161205)。  
作者简介:廖江波(1980—),男,讲师,博士研究生。  
\* 通信作者:陈东生(1957—),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服装技术。Email:mjuchen@126.com

在盐碱地生存,其韧皮纤维便于分劈扭结成条纺纱,是先秦时期服饰质料的主要来源。

### 1.1 葛的生产与纺织

葛,一般指葛藤,属于一种多年生豆科藤本植物。葛对生长的环境要求低,多为野生,在农耕文明不甚发达时期,葛采集方便,是先民最早用于编织的植物韧皮纤维之一,应用广泛。据上海纺织科学院分析,1972年在江苏吴县草鞋山良渚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罗纹织物残片是用葛纤维织造的,是已发现最早的葛纤维织物<sup>[1]</sup>,葛纤维织物残片如图1所示。统计《诗经》中关于“葛”的记载共十篇。如,《诗经·国风·周南·葛覃》记载了葛的生长地与煮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漙,为絺为绤,服之无斁。”<sup>[2]</sup>孔颖达疏:“于是刈取之,于是漙煮之,煮治已迄,乃缉绩之,为絺为绤。”<sup>[3]</sup>其中,絺,细葛布;绤,粗葛布;刈释为割;漙本义屋檐下水流的样子,这里释为煮。采割的天然葛藤粗硬,用煮练的方式能去除葛藤韧皮上可溶物质,并使之变柔软、细腻,同时也便于从葛茎上剥取原皮,纺织精细的葛布。《周礼·掌葛》:“掌葛掌以时征絺绤之材于山农。凡葛征,征草贡之材于泽农,以当邦赋之政令,以权度受之。”<sup>[4]</sup>山农采葛类作物上缴,以“物”充当赋税。周代有负责向泽农征收葛、麻的专属职务——掌葛,说明在先秦已经开始组织对葛藤的生产与纺织。



图1 公元前4 000年的葛纤维织物  
Fig.1 Ge fiber fabric in 4 000 B. C

### 1.2 麻的生产与纺织

麻纺有“国纺源头,万年衣祖”之美称。麻的生产与纺织,古代文献有较多记录。汉代陆贾在《新语·道基》记载:“后稷乃列封疆,画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辟土殖谷,以用养民;种桑麻,致丝枲,以蔽形体。”<sup>[5]</sup>其中,枲意为大麻的雄株;后稷为农业始祖,相传其创造了汉民族灿烂的农业文明。在《诗经·齐风·南山》有记载麻的种植技术:“蓺麻如之何?衡从其亩。”<sup>[2]</sup>麻类作物按照分垄种植,疏密有

致,便于作物吸收阳光和收割。古时麻类作物一年分3月、8月与10月3次收割,8月收割的麻类作物纺织性能最佳。《诗经·风·七月》记载:“七月鸣鴈,八月载绩。”<sup>[2]</sup>其中,鴈是一种名为劳伯的鸟,它7月始鸣,提醒人们绩麻织布的忙碌日子要来了。收割后的麻类植物纤维粗硬,需要对纤维进行脱胶处理,先秦古籍中记载有关于麻类作物的脱胶技术。《诗经·陈风·东门之池》:“东门之池,可以沤麻”、“东门之池,可以沤纈”<sup>[2]</sup>。其中,麻为大麻;纈同苧,即苧麻;沤,即水浸脱胶的方式。陕西宝鸡西高泉春秋墓葬中出土的苧麻布、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精细苧麻布、湖北江陵西汉墓出土的大量苧麻絮,经光谱分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其纤维分离程度良好,纤维素上含有少量胶质,也证明先民已对麻纤维进行脱胶处理<sup>[6]</sup>。先民将麻类作物的茎秆或麻茎上的韧皮剥下系成捆后,浸没于水中,利用水中微生物发酵侵蚀麻纤维的胶质,从而达到初步脱胶。池水水面平静,面向东面,阳光充裕,可加快微生物的繁殖,从而缩短脱胶时间。麻纤维脱胶后,需要对麻缕进行分劈、绩接、加捻,古称“绩麻”。绩麻织布承载着古代劳动妇女的勤劳与智慧。《墨子·非乐上》:“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缡,多治麻丝葛绪捆布繆,此其分事也。”<sup>[7]</sup>《诗经·陈风·东门之扮》记载:“不绩其麻,市也婆娑。”<sup>[2]</sup>不绩麻的时候,少女就在集市上翩翩起舞了。绩麻纺纱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勤劳与智慧,更作为一种理念融入了人们的生活<sup>[8]</sup>。

## 2 葛麻服饰考

基于文献和出土文物,从服饰的形式、质料及色彩分析先秦时期葛麻服饰的形制。

### 2.1 葛麻服饰的形式

葛麻作为先秦时期主要服饰质料,葛麻服饰形式种类繁多,据考察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显示,先秦时期对葛麻类织物的利用,涵盖了主要的服饰类型。春秋时期,用麻做帽子称麻冕。《春秋·左氏》疏云:“冕以木为,以布衣其上。”<sup>[9]</sup>葛纤维粗硬耐磨,初始模量大,是制鞋的好材料。《诗经·魏风·葛屨》记载:“纠纠葛屨,可以履霜。”<sup>[2]</sup>郑玄注云:“葛屨贱,皮屨贵,魏俗至冬犹葛屨,可用履霜,利其贱也。”<sup>[3]</sup>葛、皮皆可制成鞋,麻也不例外。《左传·僖公四年》记载:“若出于陈、郑之间,共其资粮屨屨,其可也。”<sup>[10]</sup>唐孔颖达引《方言》注:“丝作之曰屨,麻作之曰屨,粗者谓之屨。”<sup>[3]</sup>中国古人有用草、葛、麻、皮制鞋的传统,并在鞋的称呼上有所差别。

用葛麻织成的服装,古文献多有记载。郑玄注释:“麻衣,深衣。诸侯之朝,朝服;朝夕则深衣也。”<sup>[3]</sup>深衣,汉服中一种特定服饰款式,将上衣、下裳缝在一起,是古代诸侯贵族的日常之服,也是平民的礼服。先秦无棉絮,先民用乱旧的麻丝作填充物保暖。《论语·子罕》子曰:“衣敝缁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sup>[11]</sup>朱熹在《论语集注》中释“缁,泉著也;袍,衣有著者也。盖衣之贱者。”<sup>[12]</sup>缁意为旧絮;缁袍,则多指用麻絮作填充物的袍服。衣敝缁袍,指与狐貉相对立的破旧低劣短袍。出土的葛麻服饰有中国塔吉克博物馆藏的春秋时期麻布上衣(见图2),以及1991年在河南三门峡上村的西周晚期虢国君虢仲墓(M2009)梳理中,发现的保存相对完整的合裆麻裤和一片保存了完整矩形领口的麻上衣残片<sup>[13]</sup>,合裆麻裤如图3所示。在服饰文明初期,先民并没有穿裤的习惯,多用草、葛、麻等质料在腿上绕裹,用袍服遮挡身体的生殖部位。合裆麻裤是迄今发现最早的裤,证明了当时服装裁剪方式的进步。



图2 距今2 500年的麻上衣

Fig.2 Hemp coat 2 500 years ago



图3 距今2 655~2 800年的合裆麻裤

Fig.3 Combined crotch hemp pants 2 655~2 800 years ago

## 2.2 葛麻服饰的质料

精细度是葛麻纤维品质的重要标准,它是纺织高支纱线的前提。葛麻纤维悬垂性差、易起褶皱、

外表粗糙、刚硬、抱合力差,穿着不滑爽、有刺痒感、保暖性差,这些缺陷致使宋元以后葛麻作为主要服饰面料的地位被棉取代。目前经过精练与精纺的高支麻布,可以减少上述缺陷,但不能完全避免。

先秦时期,葛麻布的精细度跟葛麻的脱胶程度、分劈、绩接以及织造技术紧密相关。《礼记·王制》规定:“布帛粗精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于市鬻。”<sup>[14]</sup>其中,鬻同“粥”,即为卖、出售。麻纱精细度不足、均匀度不够,匹宽不符合规定尺寸,不可以集市出售。古代麻布多为平纹织物,以经纬交叉的形式织成,麻布精细度可以通过计算定幅内经纬纱线的根数判断,计量单位用“升”表示,升数决定它的质量与等级。《名义考》云:“古者,布称升。盖精粗之名。”<sup>[15]</sup>再看《广韵》所说:“升,成也。布八十缕为一升,一成也。二千四百缕为三十升,三十成也。”<sup>[16]</sup>在江西万载手工制作的苧麻夏布中,上等的夏布称之为“标庄”,其长为26.7 cm,幅宽为53.3 cm,经向排列2 400缕(根)纱线,经密为45根/cm,这种极为精细的布主要用于装饰,很少生产。以此为依据,可以粗略考证“三十升布”的精细程度。《周礼·弁师》称冕版“以三十升玄布衣之于上”<sup>[4]</sup>。《孔子·子罕》记载:“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sup>[11]</sup>朱熹在《论语集注》中释:“麻冕,缁布冠也。纯,丝也。俭,谓省约。缁布冠以三十升布为之,升,八十缕,则其经二千四百缕矣。细密难成,不如用丝之省约。”<sup>[12]</sup>类似的注释有明朝黄宗羲在《明文海》中记载:“古之蚕少绩多,故云玄黄皆绩也。特以精为贵耳。故衣则十五升,冕则三十升也。后世蚕既盛矣。又加弁服以佐麻葛。故纯为俭,而麻为艰。”<sup>[17]</sup>可知“三十升”的麻布比丝绸还要昂贵。据记载民国初年,荣昌人周义和曾在0.75 m宽的布面排上3 600根线头,织成一对苧麻夏布,售价高达1 200银元<sup>[18]</sup>。古代麻纱的纺织工艺落后,精细的麻纱靠手工绩麻完成。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穷日之力,只得三五铢重。”<sup>[19]</sup>旧时24铢为1两(即50 g),精细的麻线制作艰难且耗工。在丧服中,麻衣分成5个等级: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是根据麻纱精细程度来区分的。《仪礼·丧服》记载:“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为受,受冠七升。齐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为受,受冠八升。缌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sup>[20]</sup>古时丧服的礼仪规定吊丧者所穿麻衣越粗糙表示哀痛越深。

从文物考古中发现,先秦时期麻布精细度在逐

渐提升。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距今 6 000 年陶器上,印有当时的麻织物印痕,其经纬密度约为 10 根/cm<sup>[21]</sup>。湖南长沙楚墓出土的一块苧麻织物,其经线密度为 28 根/cm,纬线密度为 24 根/cm<sup>[22]</sup>,这种密度达到了现在棉布府绸的水平。

### 2.3 葛麻服饰的色彩

葛麻衣多为素色、白色,或直接染以单色。葛麻纤维中胶质含量高,分子结构紧密,结合度、取向度高,使葛麻纤维染色困难,葛麻服饰颜色多直接呈现葛麻纤维的本色,即素色。《诗经·曹风·蜉蝣》记载:“蜉蝣掘阅,麻衣如雪。”<sup>[2]</sup>直接从植物茎皮上得到的葛麻纤维,略带棕色,经过脱胶漂白染色以后,色泽泛白,尤以苧麻精练后色泽洁白。《战国策·齐策四》描述:“后宫十妃,皆衣缟紵。”<sup>[23]</sup>缟,未经染色的白绢,紵,同“苧”,白色的苧布。如今仍然有模仿宫廷妇女的“白紵舞”保留下来,足见白色麻布的生命力。先秦时期,平民百姓与低等士人穿着的服饰色彩较为单一,由织好的生布染色制成。先染丝,再用染色丝织成的锦帛,需达到“大夫以上”才有资格服用。《礼记·玉藻》:“士不衣织。”<sup>[14]</sup>孔颖达曰:“织者,前染丝后织者。此服功多色重,故士贱不得衣之也。大夫以上衣织,染丝织之也。士衣染缁。”<sup>[3]</sup>,由此推测,古语中的“白丁”也有平民服饰多素色的隐喻。

## 3 葛麻服饰等级考

《礼记·礼运》中说:“昔者先王,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治其麻丝,以为布帛。”<sup>[14]</sup>以葛麻类纤维织成的粗糙织物,称之为“布”;以蚕丝纤维织成的丝织品,称之为“帛”。布衣本体指服饰,而其隐喻指平民百姓。在先秦时期,布衣完成了从本体到喻体的转换。

### 3.1 葛麻服饰质料的贵贱

文献资料显示,在物质贫乏时,葛麻服饰制成的布衣并无贵贱与等级之分。《韩非子·五蠹》记载尧在位期间,“冬日鹿裘,夏日葛衣”<sup>[24]</sup>。尧将部落首领之位禅让舜时,《史记·五帝本纪》中载:“尧乃赐舜絺衣,与琴,为筑仓廩,予牛羊。”<sup>[25]</sup>尧给出礼物清单是细葛布、琴、牛羊,以帮助舜建筑仓库,可见有葛布衣穿同拥有琴、牛羊、仓库一样重要。《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中》:“布衣不完,蔬食不饱,蓬户穴牖,曰孜孜,上仁!”<sup>[26]</sup>而对于平民百姓,如果穿有布衣,食有果蔬,住有窗穴的房子,就已经很不错了。生产资料紧缺的时候,服饰质料并没有等级之分,而当物质财富有一定的积累后,先民开始

对服饰质料进行选择。《墨子·节用中》记载:“古者圣王制为衣服之法曰:‘冬服絺纈之衣,轻且暖;夏服絺绤之衣,轻且清。’”<sup>[7]</sup>絺纈之衣,即深青透红或黑中透红的服饰,多为裘皮丝帛类织物,它同粗细葛布各有适合的季节。葛藤散热透气性能良好,适宜夏季穿着,这方面也有记载。《礼记·月令·孟夏之月》中记载:“是月也,天子始絺。”<sup>[14]</sup>意为夏天来了,天子穿细葛麻布。在春秋战国时期,丝、麻、葛在不同地方,都有自己特色,统治阶级在服饰质料的选择上,并没有刻意为之。历史上有缟紵之交,喻指朋友之间真诚相待。《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聘于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纈衣焉。”<sup>[10]</sup>缟带,未经染色的白生绢;纈衣,即为素色苧麻布衣。吴地特产为缟,郑地以纈为贵,而越地则以细葛麻闻名。《越绝书》:“勾践种葛,使越女织治葛布,献于夫差。”<sup>[27]</sup>越王勾践以求吴王夫差放松对越国的警惕,进献细葛布以讨吴王之欢心。

丝、裘产量小,纺织的技术要求高,同葛麻布衣形成了价格上贵贱的差异。《尹文子·大道上》记载:“昔晋国苦奢,文公以俭矫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异肉。无几时,人皆大布之衣。”<sup>[28]</sup>因国力苦奢,晋国公重耳崇俭,国君带头穿布衣,有悖于贵族“重帛”的穿衣习惯,形成全国上下穿布衣的节俭风俗。《晏子春秋·外篇》载:“晏子相景公,布衣鹿裘以朝。公曰:‘夫子之家若此其贫也?是奚衣之恶也。’”<sup>[29]</sup>其中,鹿裘为粗制的皮衣;晏子是齐国上大夫,位高权重,其“布衣鹿裘以朝”,足以显示晏婴朴实、勤俭、谦卑的作风。王侯将相穿布衣,是厉行节俭与品质高尚的表现,带有特例的性质。

先秦至西汉的著作中,布衣开始慢慢指代平民。《孟子·尽心上》记载:“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sup>[30]</sup>布与帛不等价,穿丝帛要达到一定条件。战国末年的荀子将布衣借喻平民,《荀子·大略》:“古之贤人,贱为布衣,贫为匹夫。”<sup>[31]</sup>西汉恒宽编撰的《盐铁论·散不足》有言:“古者,庶人耄老而后衣丝,其余则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sup>[32]</sup>麻枲制成的布衣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穿着,在这里布衣也变成了庶人的视觉符号。西汉刘向编撰的《新序》记载:“齐桓公访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见也,从者曰:‘万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见,亦可以止矣。’”<sup>[33]</sup>这里“布衣”指平民、士人。

### 3.2 服饰礼仪下的葛麻服饰

在服饰礼制的约束下,作为服饰的“布衣”与代



表身份的“布衣”形成了对应关系。周公制礼,服饰属于礼的范畴,衣裳的质、色、纹饰都有卑尊、等级的规定,并成为周代宗法制度的象征<sup>[34]</sup>,葛麻布衣在正式场合穿着也有颇多讲究。《礼记·玉藻》:“振絺綌不入公门,表裘不入公门。”<sup>[14]</sup>郑玄注:“振读为禅(单)也。表裘,外衣也。二者形且裘,皆当表之乃出。”<sup>[3]</sup>葛布粗糙而硬挺,适宜在夏天穿着,若单衣出席正式场合时,外面一定要加外套,这是礼的表现。在《论语·乡党篇》中孔子也强调:“君子不以绀緌饰,红紫不以为裘服。当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sup>[12]</sup>孔子在服饰上要求“文质彬彬”,君子不能过于“文饰”,不用绀布镶边,也不能疏于“粗野”,夏天穿絺綌,在外面要穿外套。穿着葛布衣有诸多的限制,势必压缩其应用空间。春秋战国时,新兴的奴隶主阶级,想获得更多的社会地位,在服饰穿着上也制定了严格的制度。《管子·立政》:“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虽有贤身贵体,毋其爵,不敢服其服……散民不敢杂采,百工商贾不得服髀貂,刑余戮民不敢服纁。”<sup>[35]</sup>服制要求,服饰穿着应与爵位相符,虽家境富裕也不能占有高档的丝制面料。平民服饰不能有过多的装饰,工匠技人、商人不得穿羊皮和貂裘,受过刑或正在服刑期间的人皆不能穿丝绸。战国时期,在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下,统治阶级也希望制定新的礼制来维护君王权威和社会的稳定。《七国考·田齐刑法·锦绣之禁》:“锁语云:‘齐威王时,国中大靡,民不衣布,于是威王造锦绣之禁,罪若诽谤王矣。’”<sup>[36]</sup>平民百姓竞相奢侈,不穿葛麻制成的布衣,而穿锦绣的丝绸,于是威王制定禁令,要求国民不得穿丝绸,否则是对礼仪的贬损,罪等同于对君王的污蔑。《尚书大传》:“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长矜孤、取舍好让者,命于其居,然后得乘饰车、骈马、衣文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罚。”<sup>[37]</sup>服饰礼制的规定有赏有罚,先秦时期周代完善的冠服礼制,作为一种制度规范,以王权和伦理作后盾制约着人们穿衣的习惯,形成平民穿布衣不可僭越的社会风尚。

东周墓葬中出土的纺织品,佐证了贵族穿着多以丝帛织物为主。江西靖安李洲坳东周墓、湖北枣阳九连墩楚墓、湖北荆州八岭连心石料厂四号楚墓、浙江安吉五福一号楚墓等东周主要墓葬中,抽取122个纺织纤维样品进行检测,其中桑蚕丝100件、麻11件、葛7件、竹2件、棕榈叶1件、棕1件<sup>[38]</sup>。葛麻织物多为裹尸布,或用以覆盖棺槨,亦或是随葬的仆人穿着。先秦流行厚葬的风俗,视

“事死亡如事生”,希望死后能继续享用生前贵重的丝绸物品。多有丝绸织物而鲜有葛麻织物的出土,也表明当时布衣在贵族中不受欢迎。

## 4 结语

布衣服饰是人类最早的物化形式之一,它以质地为物质前提、以服制为礼制载体,体现了其作为服饰面料和礼乐精神的二元文化内涵<sup>[39]</sup>。先秦时期,葛麻植物生产与纺织获得重视并取得空前发展,葛麻纤维的服用揭开了人类纺织文明的序幕。与丝裘相比,葛麻原料来源广,纺织技术要求相对较低,葛麻织成的布衣成为平民百姓主要服饰。丝、裘艳丽、保暖,珍贵且稀有,使平民鲜有机会占有,以葛麻织成的粗布与贫穷形成对应关系。从服饰等级上看,受宗法礼制的约束,服饰不但需满足服用功能,而且需服从社会伦理,平民穿葛麻织成的布衣形成与身份对等的关系。先秦纺织科技的发展,以及逐步完善的服饰制度,使身份等级的上下尊卑从人穿着的服饰质料望而知之。因此,布衣变成一种平民的视觉符号,布衣与平民以先秦葛麻纺织服饰为载体完成了二元合一。

### 参考文献:

- [1] 南京博物馆. 文物资料丛刊[M].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0:1-24.
- [2] 佚名. 诗经[M]. 赵逵夫, 注.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11: 112.
- [3] 孔颖达, 郑玄, 贾公彦, 等. 十三经注疏: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164.
- [4] 杨天宇. 周礼注译[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67.
- [5] 陆贾. 新语[M]. 李振宇, 注.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 22.
- [6] 周启澄, 程文红. 纺织科技史导论[M]. 2版. 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 2013: 78.
- [7] 墨子. 墨子[M]. 毕元, 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106.
- [8] 廖江波, 杨小明. 从“败绩”说起——绩麻的纺织考[J]. 丝绸, 2016, 53(6): 71-75.  
LIAO Jiangbo, YANG Xiaoming. Textile archaeology of twiddling hempen threads from the "Baiji"[J]. Journal of Silk, 2016, 53(6): 71-75. (in Chinese)
- [9] 孔子. 春秋[M]. 上海:吉林文史出版社, 1977: 47.
- [10] 左丘明. 春秋左传集解[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16.
- [11] 张涛. 孔子家语注释[M]. 西安:三秦出版社,

1998: 75.

[12] 朱熹. 论语集注:第 1 卷[M]. 北京: 国家图书出版社, 1998: 101.

[1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门峡文物工作队. 三门峡虢国墓地[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4: 109.

[14] 佚名. 礼记[M]. 金晓东, 校. 陈澧, 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224.

[15] 周祈.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名义考[M]. 台北: 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6: 427.

[16] 蔡梦麟. 广韵较释[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6: 327.

[17] 黄宗曦. 明文海: 第 3 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245.

[18] 余强. 织机声声: 川渝荣隆地区夏布工艺的历史及传承[M].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4: 31.

[19] 宋应星. 天工开物[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2: 42.

[20] 丁鼎. 仪礼丧服考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34.

[21] 曹振宇. 中国纺织科技史[M]. 上海: 东华大学出版社, 2012: 18.

[22] 谷兴荣. 湖南科学技术史[M].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 215.

[23] 何建章. 战国策注释: 第 2 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113.

[24] 韩非子. 韩非子[M]. 任娟霞, 译注.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5: 23.

[25] 司马迁. 史记: 第 30 卷[M]. 郑州: 中州出版社, 2009: 20.

[26] 王聘珍. 大戴礼记解诂[M]. 王文锦, 校注. 台北: 中华书局, 1983: 46.

[27] 袁康, 吴平. 越绝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73.

[28] 厉时熙. 尹文子简注[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8.

[29] 佚名. 晏子春秋[M]. 陈涛,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12.

[30] 孟子. 孟子[M]. 陈蒲清, 注.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8: 23.

[31] 荀子. 荀子[M]. 杨倞, 注. 王鹏, 整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36.

[32] 恒宽. 盐铁论[M]. 白兆磷, 注.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1: 132.

[33] 刘向. 新序全译[M]. 李华年, 译注.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0: 57.

[34] 李超德. 先秦服装审美之思考[J]. 装饰, 2002(6): 60-62.  
LI Chaode. Pre-Qin clothing aesthetic of thinking[J]. Zhuangshi, 2002(6): 60- 62. (in Chinese)

[35] 管子. 管子[M]. 李山, 译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16.

[36] 董说. 七国考[M]. 上海: 中华书局, 1998: 22.

[37] 王闳运. 尚书大传补注: 第 1 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8.

[38] 赵丰, 樊昌生, 钱小萍, 等. 成是贝锦: 东周纺织织造技术研究[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28.

[39] 廖江波, 杨小明. 基于布与帛对比视角下的布衣服饰文化考辨[J]. 丝绸, 2016, 53(4): 72-77.  
LIAO Jiangbo, YANG Xiaoming. Investigations on commoner clothing culture based o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f hemp and silk[J]. Journal of Silk, 2016, 53(4): 72-77. (in Chinese) (责任编辑: 卢杰, 邢宝妹)